“红楼梦是镜花缘”
——金克木对《红楼梦》的解读

张 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 要:金克木先生是博通群学的智慧型学者。他常以《红楼梦》为例,在其论著中研讨读书方法、探讨小说艺术,形成了大量的解读《红楼梦》及红学的评说。金先生虽非红学家,但这些论述颇具《红楼梦》研究的经典性与红学史的价值。金先生在撰写和评点《旧巢痕》时,《红楼梦》又是他艺术的源泉。我们总结、考察他对《红楼梦》的解读与运用,不仅有益于红学研究,亦有益于加深我们对金克木学术方法及成果特色的理解。

关键词:金克木;红楼梦;红学;真假;旧巢痕

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6-0107-09

金克木先生著作等身,在其大量的文化学术随笔中,论及书籍与读书的内容特别多。先生以“杂家”的广博,介绍中外文化、讲论某一学科、分析某部要籍,充满了超越知识的学术智慧。金先生喜谈读书方法,因此也就谈到了《红楼梦》的读法,进而论及红学。虽说先生除《真真假假说“红楼”》《内和外》之外,几乎不去专文论“红”,但在其知识面极广、充满学术智慧的文字中,《红楼梦》和红学的内容出现频率极高①,且信手拈来,出入自在。那些灵光之见、智慧之论,绝异于沉浸在红学的各种论争之中的红学家。金先生曾作《题小说曹雪芹上册三首》,其一作:“一枚顽石堕情天,参透宫中无字禅。掩卷怃然头自点,红楼梦是镜花缘。”②本文借其最后一句为题,一因编新不如述旧,二则因为金先生于“谈梦”“内外”“真假”“符号”“小说评点”“续断”“高鹗八股文”“妇女群像”等“随笔”“闲话”中,表明了他对《红楼梦》是虚构小说的看法。“镜花缘”,不仅是小说,更有镜中花之义。花,喻繁华似锦,多彩斑斓;镜中花,与水中月一样,都是虚妄,还有虚构(小说)、虚幻、迷人、破灭、哀女性等寓意在。从“镜花缘”的这些语用之义中,可见金克木的文学观点。

一、就红楼而谈读书

金克木曾说:古人读书标榜要读出圣贤本意。读来读去,越读意义越多,往往大大超过了“本意”。③确实,二百多年来,在《红楼梦》的阅读中,从脂砚斋开始最在乎的就是作者“本意”,在红学研究中,超出“本意”的解读又绝对是常态。金克木谈到的读书方法,有“读出词句内的意义”和“读出词句外的意义”的区别,即所谓“内外之分,或观其内,或察其外”,金氏解释道:“内有作者用意和作者也未必明白觉察的深意。外有书的‘文本’和作者生平,一直扩展到古今中外,过去未来,作用和影响,来源和去路。”他对种种“大致非

收稿日期:2018-05-27

作者简介:张云,女,安徽淮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项目编号:13BZW035)阶段性成果。

① 在八卷的《金克木集》中,第二卷及第三卷的大半部收入的都是有关印度的研究,第七、八两卷则是译著,其他四卷都出现了涉及《红楼梦》的内容,连金氏创作的章回体小说《旧巢痕》中也不忘《红楼梦》,特别是第四和第五卷,因为多是文化学术随笔,《红楼梦》和《石头记》则是常出现的书名。又,本文所引金克木文章,均出自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的《金克木集》。以下注释出版社信息不再标注。

② 金克木:《题小说曹雪芹上册三首》,《金克木集》第一卷,第 207 页。

③ 金克木:《内和外》,《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80 页。

内即外,或则内外兼修,或则貌似不内不外,别出新裁”的读书方法,也并不怎么反对,认为当不以为意,且不必非得跳出去不可,因为“戏法人人会变,只看变得巧妙不巧妙”。① 正是因为持有这种只要能“巧妙”地变戏法就可以“内”“外”都读,不必限于一隅的读书理念,他以为可以“理解的读”,也可以“有信息的读”(不断追寻内容、意义),可以“正读”也可以“反读”,当然更可以“钻探”着读,读出文字中的隐含意义,读出书中的潜隐文化。

金克木先生的知识结构支撑了他的内外不拘的读书方法,其妙不可言的解释技巧,偶然施之红楼,涉笔成趣,便成经典。

《阅读的美学》通篇以《红楼梦》为例来讲解阅读问题。在讲到“理解的”读或“有信息的”读时,对作为人名的“宝玉”,金先生认为有两种读法:一是认为“所指”只能是现实有的,于是有了索隐派。宝玉指历史上的人或作者自己,或社会上的一种人或任何人,因此也是读者自己,于是洒同情之泪。另一种读法是不追宝玉的“所指”是什么,宝玉就是宝玉,读关于宝玉的一切就同时自己进入宝玉的世界,行动的世界和感情的世界,不但自己接受同时也创造。这是“审美的”读。②

在《小说的分类和评点》一文中,金克木指出,主流的看法是把小说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但推重小说的评点派,则是要拉扯上与世道人心有益的。③ 金克木分析说,金圣叹评点小说的特点,是把小说当成文章来评,又把小说中人物当作真人来论,并且还去推寻所谓作者本意。不仅金圣叹,张竹坡评《金瓶梅》,一边极力论证它不是“淫书”而是“奇书”,一边仍然是把小说当作真人真事和八股文章。金克木认为,被人当作红学资料为人十分看重的“脂评”,即“脂砚斋”评点《石头记》,也是把小说当作真人真事和文章来看的。同时他又指出,脂评的特点是评者和作者共鸣,因其特重亲身经历和感受,加强了“自传”说和真人真事的小说观。金克木就此一针见血地点中了红学研究中的最大关隘。需要说明的是,脂砚斋评批《石头记》还不完全同于金圣叹批《水浒》和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不仅与作者是亲朋关系,而且在作者“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一遍遍地阅读跟评,畸笏叟还“命”雪芹删改情节,《红楼梦》有几个书名,也是批者所题。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脂批作者是参与了小说创作的,所以脂批的存在更为《石头记》增添了“传记”的分量。

金克木指出:“评点家和自《汉书》以来的看法类似,不同处只在于一说稗子,一说还可以有营养作用,甚至是大有作用。”于是乎,“小说所写不论如何荒唐都必须是指示真人的,要照评点时的活人来论小说人物,推出作者用意和读者反应”。④ 的确,评点家之于小说,目的多在以褒贬轩轾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导。直到清末民初时期,在文学批评上,古典时期的终结与现代时期的发轫日趋自觉,文学观念才出现了从客体出发对文学的审视和从主体入手对文学产生过程的思考,并且呈现出取向不同,侧重各别的特征。⑤

金先生的学术随笔中,涉及《红楼梦》阅读、研究、发挥、应用的方方面面,所论新鲜而透彻,给人启迪,倒像《红楼梦》是其观点的专设范例似的。可以说,金克木先生是借“红楼”谈他的读书与学问。

《书读完了》一文,认为文化是有条理的,书籍是有头绪、结构和系统的,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金先生举例说,只读过《红楼梦》本书可以说是知道一点《红楼梦》,若只读“红学”著作,不论如何博大精深,说来头头是道,却没有读过《红楼梦》本书,那只能算是知道别人讲的《红楼梦》。读《红楼梦》也不能只读“脂批”,不看本文。所以《红楼梦》就是一切有关它的书的基础。⑥

① 金克木:《内和外》,《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80 页。

② 金克木:《阅读的美学》,《金克木集》第三卷,第 588 页。

③ 金克木:《小说的分类和评点》,《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55—356 页。

④ 金克木:《小说的分类和评点》,《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56 页。

⑤ 参见钱中文:《“五四”前我国文学观念的论争和现代化之首演》一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⑥ 金克木:《书读完了》,《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42—343 页。

这种关于读书的说法,言简而意丰,它提示我们,读《红楼梦》可以有内外之分,但无论如何,阅读小说本文才是真正的读。金先生谈读书,有门径,有方法,有技巧,更有智慧。所论牵涉语义学、语用学、符号学和解释学,知识结构宏富,表达深入浅出,出人意料。而我们阅读金氏谈读书论学问的文字,亦当有如此的格局与追求。

二、读红楼而论创作

金克木先生解读《红楼梦》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红楼梦》是一部虚构的创作。认为创作的背景,作者,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在谈阅读过程和阅读心得时,谈的最多的也是小说的人物、故事和主题。

(一)初读

金克木是这样说他初读《红楼梦》时的经验的:

> 记得小时候看木刻本《红楼梦》总是在出太虚幻境以后过不多久就看不下去了。忽然在乱书堆中见到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看完了,对清初文人及政治略有所知,倒像是看了一部小说。再回头看《红楼梦》,当作《石头记》,看下去了。可是没等看完,蔡先生指教的清初政治(其实是清末政治)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自己总结:《红楼梦》从头到尾只读过一遍。《石头记》可说是读了三次。第一次是读太虚幻境。第二次是读清初及清末历史。第三次是读大观园。三次我都进了书中几乎出不来。那时我只十三四岁吧?老实说,许多话都不懂,可是看得飞快,自以为全懂。认为宝玉挨打是活该,程伟元在“序”中并未撒谎。这大概就是所谓艺术魅力吧?能使不懂觉得懂。①

“太虚幻境”出现在小说前五回的楔子中,出了太虚幻境就看不下去了,有这种读红经验的实则为数不少。有的是因为被前五回的幻境和人间、神话设置和石头撰书给弄糊涂了;有的是被刚进入的日常琐屑描写给烦跑的,多是未真正进入阅读状态。杂学旁收的金少爷,将《石头记索隐》当小说看,看其中的历史,其阅读实际又是先《石头记》而后《红楼梦》,很是与众不同。但是,他“第三次是读大观园”,显见得在他眼中最终看到的就是一部小说。这与梁启超看《红楼梦》可做“维新思想”的传播工具和胡适当作科学研究法的试验田,全然不同。

(二)趣读

金先生坚信读人和读事如读书一样,所以,读书很可以进入书中去,“古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书中人和自己,都不是那么隔绝不能相通的。这样,我们不由自主要对书中人和事指指点点,进入书中世界和书中人对话了”。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可以进入的世界,“我们听到宝玉和黛玉的对话,不是如同进了‘太虚幻境’吗?是虚幻的,又是真实的。是生疏的,又是熟悉的。王熙凤、薛宝钗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她们有了意见,我们就谈起话来了”。②

金先生不仅“谈起话来”还将书和读者用对话连接起来,这从其文章惯用白话文谈话体可见其妙。他喜用甲乙做对话的双方,曾题诗曰:“甲乙何许人也?居然粉墨登场。各有自家言论,原来一样心肠。”③其自编集《末班车》有三十多篇文章,都是用对话形式写的,不仅甲与乙对话,古人与今人对话,而且人与诗、与文、与史都可以对话。谈话的内容有文史哲,也有自然科学。《父子对话:八股文学》一则,对话的双方就是贾政和宝玉,老子训导儿子要成人成材,还谈为什么和怎么作文章。④

金克木曾说,若不论小说艺术,只就经济思想而论,《红楼梦》“也是以前几部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可算小说体的《经世文编》”。他曾将宁荣两府比作“联而不合”的“跨国公司”,贾母是董事长,王熙凤是总经理,贾探春、薛宝钗都没有接管大业的地位。贾宝玉则是大观园中的傀儡皇帝。金先生以比喻性解读,谈人物论思想,又将乌进孝、贾政作隐喻性解读,指出乌进孝即“孝敬无”,贾政靠世袭,为官不大,是“假”的。最后用到类比法,指出:

---

① 金克木:《百无一用是书生——〈洗澡〉书后》,《金克木集》第六卷,第 518 页。

② 金克木:《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译本序》,《摩诃婆罗多·初篇》,《金克木集》第七卷,第 4 页。

③ 金克木:诗题《对话》,《金克木集》第五卷,第 429 页。

④ 金克木:《父子对话:八股文学》,《金克木集》第五卷,第 523—526 页。

> 《石头记》扩展为《红楼梦》,更加繁杂,反不高明。若以《石头记》残本而论,当然不愧为恋爱经、社会史、政治学,而且是一个老大企业用传统经营方法竭泽而渔以致破产的过程记录,好比《罗马帝国衰亡史》。曹雪芹前辈识见高超,见闻广博,如莎士比亚胸有万心发于笔下,可是无补于个人实际,终于在当时世界第一大帝国的既富且强的乾隆之世穷饿而死。①

接着,金克木还将两部古代家庭小说作比较:"《金、瓶、梅》,正如其名,是拼凑的,过渡性的,半新不旧的,忽起忽落的,非正规或说变态的经营方式。《石头记》则是成熟的庞大老企业结构的艰难挣扎中的上上下下各种人的心态和行为,化为《红楼梦》时便是坐吃山空分裂破产的转换前景。"这样,展开想象的翅膀,把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当作黑白棋子,放在现代经济的棋盘上,排出一些事件和关系,看出其中的结构、交叉和转移、变革,且涉及残抄本《石头记》到全印本《红楼梦》,确是有趣之极。这种读法,用熟悉的、已掌握的东西去把握新的信息,属于经验阅读,容易触类旁通。

《末班车》集子中收有《谈古诗》一文,在文末金氏曾风趣地说,有一点古诗常识可以多些联想,例如从高青丘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可以联想到《红楼梦》的"十二金钗曲子"中那联"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从而知道为什么宝钗姓薛(雪)而黛玉姓林。②这是在寻绎钗、黛形象的传统文化蕴含,由诗义来解读形象的造型特色,也不失为一种有"信息"的解读。

如果国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能如此这般地有内外、表里、虚实地去阅读《红楼梦》,以不同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准,都能找到他们自己的阅读趣味。满足各种层次的读者,当是《红楼梦》作为经典的意义之所在。

(三)解读

《珞珈山下四人行》一文曾记,周煦良、唐长孺、金克木、程千帆四位青年才俊每常高谈阔论,"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关于《红楼梦》,文中只写到"唐长孺多年不读《红楼梦》而对红楼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数家珍,不下于爱讲'红学' 的吴宓"③。金先生自己谈论了什么,文中未及。但我们知道,金氏最佩服太虚幻境的门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以为这不仅是小说,也是世情。④ 这"真"和"假"可算是《红楼梦》的关键词了。

在《内和外》一文中,金先生曾明确指出《红楼梦》的主题诗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同时又说那真假、有无的门联是作品的主题,而"真事隐去"(甄士隐),"假语村言"(贾雨村),则是联语的注,也是"荒唐"的注。

> "荒唐"之中有"心酸","言"中含"泪",表面是"痴",内里有"味"。"假"、"无"之下,"真"、"有"也仍是"假"、"无"。林黛玉以"泪"还"水","石头"记下了"痴"。⑤

在金先生看来,即如宝玉的年龄、服装等等,小说所写无一非假。"已成为少年还说是孩子,在一大堆女人中混。除了皇帝或王子,谁能这样?"《红楼梦》能隐真出假而又使人将假作真,还能让知真的人如脂砚等人从真真假假中感知本来的真,这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艺术手法,乃古今中外好小说的共同之处。他告诫读者,不能将小说中的"真"去落"实",否则会失去作者的真心真意,反而成为"做假",索然无味。⑥

在揭示了小说创作对真假技巧的运用之后,金克木又兴味极高地谈及贾宝玉这个人设在描写中的真假之妙:

> 宝玉本来姓贾(假)。是真的,又是假的。甄(真)宝玉便没意思了。且看他,内,上自贾母,下至小"丫头和小厮";外,上自贵族北静王,下至"戏子"

① 金克木:《从古典小说读现代经济》,《读书》1989 年第 9 期。
② 金克木:《读古诗》,《金克木集》第五卷,第 472 页。
③ 金克木:《珞珈山下四人行》,《金克木集》第五卷,第 555—556 页。
④ 金克木:《百无一用是书生——〈洗澡〉书后》,《金克木集》第六卷,第 518 页。
⑤ 金克木:《内和外》,《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79 页。
⑥ 金克木:《真真假假说"红楼"》,《读书》1990 年第 9 期。

蒋玉菡,还有互相敌对的薛蟠和柳湘莲,又有“槛外人”妙玉,乡下来的刘姥姥,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无不对他好;对他坏的只是个别人如赵姨娘,而且是出于嫉妒,因为他太好了。贾政不说他好话,是恨铁不成钢,是从前父对子习惯用的一套方式。……宝玉是大串连珠中的串绳。哪有这样的人?①

宝玉的形象是又真又假的,这个形象的结构作用,也是红学大问题。金先生并未就小说技法继续分析,而是感慨道:

这样的人,在小说中写得出,化作真人又假扮孩子,怎么演得出?真人化为小说人物,可以“一气化三清”,又可以“三清”化为“一气”。若要再到舞台、银幕、荧屏上成为真人,只能重新创造,不可能“还原”。

这显然以搬演之难来强调“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假作真”与“真亦假”。接着他又指出刘姥姥和妙玉也不易扮演。因为“小说只写外形就把内心深处透露出来了”,而现实中则是“真人不露相”的。小说造了假,才写出“露相”的“真人”。小说以假出真,才能揭穿“世相”,揭穿人心。②金克木深切体会到了曹雪芹的真假之设的艺术匠心。在谈论《洗澡》的“虚”“实”时,他曾说“太虚幻境和大观园本无分别。那是我们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同时又是书”。③“红楼”的真假,关涉曹雪芹的创作艺术、读者的解读乃至演员的表演,金氏如此看重,实在是尽理尽情。

金克木对续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也是要创作一部完整的《石头记》的,可是断了,缺了,这是不幸,但同时也成为幸事,因为给人留了驰骋想象的余地。缺陷的好处是给人去补。但是补全的《红楼梦》,比不全的抄本原作显得逊色。④他认为高鹗相较于曹雪芹,没有那么悲观,所以续了个“光明尾巴”。曹雪芹将富贵全抛,而高鹗加以修正:宝玉可以娶妻并中举再出家。宝玉既要中举就不能娶反对八股的黛玉,但宝钗守活寡,高鹗对宝钗也不比黛玉好。金氏还指出:“补小说的作法和八股文的作法如出一辙”,“先得深入揣摩作者曹雪芹的言外之意,随后还得大费心思揣摩书中人物的神情口吻,还得揣摩这部小说的格式和题目的上下文,不能出轨撞车”,“高以八股之法补写小说,重修《红楼梦》,处死黛玉,结果是他的全本流行,宝黛痴情掩盖了一切,中举喜剧比不上婚姻悲剧”。⑤后世读者,往往被后四十回的“宝黛痴情”感染,起再续之义举,抱着为黛玉打抱不平的心态,写了《后梦》《续梦》《圆梦》等续书。金先生讲八股文而及续写后四十回,理趣、义趣,妙趣横生,智慧之光,熠熠生辉,如此读红,实是难得。

三、说红楼而入红学

金克木信手拈来地谈说《红楼梦》,不经意间已进入了研究的高境界,似乎他的这种解读必然会进入红学一般。

在论及《红楼梦》主题时,先生指出曹雪芹是清楚地将“真假”“有无”说明白了的,作为读者的我们,要解决的是“泪”中之“味”的问题,由此引发他对红学研究方法的追问:

于是解者纷起。索隐派、自传说等等都是往里钻,越钻越深,深不可测。结果是又钻了出来,从书里到书外,从书钻到了作者,由作者本人到家庭到社会再到时代,以至于越出时空,去和洋古人比试高低。

于是又回到书本,不钻了。不外也不内,只见其“言”,不问其“味”。结构框架、情节安排、上下人物、深浅心理、语言系统、文章作法、描写技巧等等,还有,谁大谁小?谁先谁后?谁高谁低?谁好谁坏?谁亲谁疏?谁正谁反?谁生于何日?谁卒于何时?如是等等,从“荒唐”之中寻找条理,以“假”为“真”,将“无”作“有”,分析谜面,揭露谜底。分明是一座园林,何必当成迷宫?“辛酸”不“辛酸”,其“味”与我何干?其“泪”“干卿底事”?何必追究?不妨欣赏。这样,又作一番探索。⑥

显然,金先生很反感某些研红者的“上穷碧落下

① 金克木:《真真假假说“红楼”》。
② 金克木:《真真假假说“红楼”》。
③ 金克木:《百无一用是书生——〈洗澡〉书后》,《金克木集》第六卷,第 519 页。
④ 金克木:《续断》,《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98—399 页。
⑤ 金克木:《高鹗八股文》,《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534、535 页。
⑥ 金克木:《内和外》,《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79—380 页。

黄泉”的所谓研究,他认为小说既然是文学创作就无需强在“假”中求“真”,将“无”作“有”,这些都无益于欣赏小说。因为《红楼梦》有超越几乎所有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真事隐去”。真话变成“假语”,贵人口气化作“村言”。就是说作品本不愿露出真面目,在极力求假隐真,把真人真事当作假人假事写。我们读者就不必非要去“索”那个“隐”了,因为即便“索”出“隐”来,又决非小说了。金克木曾分析说:“蔡元培以小说为依托发表他对清初政治史和文苑传的见解,其实他脑中的清初不过是清末的影子。他不是发《石头记》之隐,而是借《石头记》表自己思想之隐。所以胡适考出了曹雪芹,断为自传,而蔡元培并不服输。”①金先生看到“对于从旧红学到新红学到当代以至未来的中外红学,各有千秋,无分轩轾”,不免感慨:“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作者若是复生大吃一惊,恐怕他万没有想到这么多。假如他想到了这么多,只怕就不会写小说,而要去编百科全书了。”②显然,金氏认为《红楼梦》只是小说。

金克木曾分析清末红学大盛的原因,他在《吴公子保初》一文中指出:“清末维新志士的思想和心情同曹雪芹记的那个补天补不上的石头一样。《石头记》也可以作为理解和体会那一代文人的钥匙。也许是因此那时‘红学’大盛。蔡元培也作《石头记索隐》,王国维也论《红楼梦》,在相异之中似仍有一脉相通,都引雪芹为同道。”③

清末民初时期,评阅《红楼梦》已不只重娱乐。那个时代,小说身价陡增,外国小说译介蔚为壮观,新小说创作一窝蜂倾心政治。可以说,在新旧文人对传统文化或“革命”或“改良”抑或“死守”的纷争中,在西方哲学、美学、文论的被引介被借鉴之下,《红楼梦》成为一个民族文学的符号,成了“话题”,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复杂性和多元性。④ 金克木注意到:“梁启超的红学观体现了维新思想,胡适的红学观则反映了‘五四’时期所崇尚的科学主义”。可以说梁、胡的红学观足以代表当时的两个小说批评主流。

我们知道,胡适虽说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他曾在答苏雪林的私信里说过:“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⑤ 胡适一生就《红楼梦》及相关问题撰写的文章计有一百二十多篇,现在还有人搞不懂胡适为什么这么评价《红楼梦》呢。而早在 1990 年,金克木在《说“梦”》一文中就给出过精当的分析。

金克木说,胡适“讲文学,还创作,却并不像是在欣赏文学而是在考订文学,论证文学”。一语道破玄机。虽说金说胡“标榜他的‘国语’和‘自然’主义,证‘实’作者和作品,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工作成绩”,言语有些尖锐,但确是事实。胡适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金克木指出,二者只是一癖,就是整理史料,考订真假,对《红楼梦》《水经注》都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他是个不信梦也不喜欢做梦的人。不管是文学梦、哲学梦、史学梦,他都不喜欢,也不承认”。⑥不错,胡适确是个“务实”的人,其“自叙传”说无非是认定《红楼梦》是记曹家家世的,在金先生看来,胡适对文、哲、史本身似乎也有点“隔梦”。因这“隔梦”之故,不喜欢作为文学的“红楼梦”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胡适同时期的吴宓也很喜欢讲《红楼梦》,而两人所讲又大不相同。金克木将这两位做了比较,他指出吴宓虽沉溺于小说之中,却也是个“务实”的学者,只是胡氏认为文史哲里只有“实”,吴氏认为都是“情”。“一个看成真史,一个看成真情。两人都当了‘真’,这倒是相同的。不过他们

① 金克木:《旧巢痕》第二十一回回末评,《金克木集》第一卷,第 401 页。

② 金克木:《内和外》,《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80 页。

③ 金克木:《吴公子保初》,见《金克木集》第五卷,第 49 页。

④ 张云:《古典时期的终结与现代时期的发轫——以清末民初的《红楼梦》研究为话题》,王立、张祖立主编:《古今通俗文学演变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⑤ 胡适:《答苏雪林书》(1960 年 11 月 20 日),宋广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5—396 页。

⑥ 金克木:《说“梦”》,《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672 页。

的‘真’是字纸里的,加上自己认为的。”①

吴宓论红,最有影响的是《红楼梦新谈》②,其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严谨、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等六个部分,显然是小说评论,而非史实考证。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全国各地讲《红楼梦》,讲的重点都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且常以红楼人物为专题。

金氏总结过研究艺术品的路径:一是艺术科学的……二是艺术哲学的……第三条路,自己一看,一听,就要进入梦境……③现在,走“艺术哲学”之路的,把从“政治”到“痴情”的诸多看法和说法,弄得越发“畅销”,普及各种人,流传全世界。近些年,真真假假的入梦者掀起的“红楼热”,还连累了曹雪芹也在梦中复活。

在《读者和作者》一文中,回答《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是小说还是回忆录时,金先生曾写道:

> 为了一部《石头记》,曹雪芹被“查抄”得真是“无微不至”。我以为“辛酸泪”是真的,“荒唐言”也是真的,“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是不错的。书中自有一个世界。书写得好,假的也是真的;书写得不好,真的也是假的。④

这显然是注意到了红学在“作者与家世研究”中的过犹不及。他不认可所谓“曹学”的“无微不至”,不认同读者“追问作者”“相信书中都是真人真事”的阅读取向,主张回归文本。

的确,曹雪芹是因了《红楼梦》才知名的。之所以去研究他,不过是因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若没有《红楼梦》,即便曹雪芹是曹寅后人,恐怕也没有资格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更何况,关乎曹雪芹生平的直接材料极其有限,同时还存在着另类解读的可能。这种情况之下,越将曹氏“查抄”得“无微不至”,也就越难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便将原本只需实证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争论不清的观点问题了。

金克木很反感红学中无谓的繁琐“追问”,曾调侃那种“把林黛玉找出来和薛宝钗比比体重差几公斤”的研究是“煞风景”。这类远离艺术范畴的所谓研究,实则是有违文学批评本质的瞎胡闹。

当然,金先生并不反对拿传统的“读史”方法去阅读《红楼梦》。因为对小说,有人要揭“内幕”,有人只看“现象”;有人“核实”,有人“务虚”,都不失为一种解读。他在《谈符号学》中提到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说是“如同猜谜游戏”;接着又说,“谜其实也是一种符号”。他强调说自己并无对《索隐》一书及其方法评高论低的意思,因为在他的语境中,“游戏”也不一定是贬词,他进一步解说道:

> “索隐”找原型实际上也可以算是一种类似符号学的研究;而“索”得对不对,如何判断正解与误解,这就是诠释学的问题了。⑤

回顾二百多年的《红楼梦》阅读史,如金先生所说的读者,大有人在,他们不是为宝黛伤心,不是“正照风月宝鉴,”而是到反面去“索隐”,读出书中种种“微言大义”,甚至将《红楼梦》作为百科全书或则教科书。那就是把《红楼梦》当作符号来研究的。金克木还说,“象征”是一种特殊符号,它既另指意义,本身又代表那个意义。例如神像。从前有人读《红楼梦》发痴,把书当作宝典,那时这本书就成为“象征”了。⑥

如此种种,金先生灵心慧性,在他看来,《红楼梦》的阅读、理解、诠释,就是多维度的,既是符号,自然所指和能指都值得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无需强做限制。至于某种方法之下得出的结论能否服人,如何评判,自当另行讨论。

四、借红楼而作小说

金克木的红学观是文学的,其兴趣所在自是

---

① 金克木:《说“梦”》,《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672 页。

② 吴宓:《红楼梦新谈》,原为 1919 年 3 月吴宓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后经完善,发表在《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期(1920 年 3 月 27 日版)、第十八期(4 月 3 日版)上。转引自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32 页。

③ 金克木:《说“梦”》,《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672—673 页。

④ 金克木:《读者和作者》,《金克木集》第五卷,第 68 页。

⑤ 金克木:《谈诠释学》,《读书》1983 年第 10 期。

⑥ 金克木:《记号·信号·符号·象征》,《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354 页。

红楼大于红学。他的小说创作也表现出对《红楼梦》的自觉效法。金氏出身于旧式大家庭,与贾府有一定的相似性,其章回小说《旧巢痕》取镜《红楼梦》,也反映了他对《红楼梦》所写乃封建家族内部矛盾与兴衰的高度认同。

金克木先生学识渊博,作文更是发乎性情、不拘格套,他认为,文体的形式是一回事,它的意义,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另一回事。所以在阅读带有自传性质的《评点本旧巢痕》①时,笔者很用心地阅读了他本人对小说的评点。在其自娱色彩很浓的评批中,于大量的为其书做文体之辨的文字之外,夹有若干褒贬时弊的杂文笔调,也包含阐释背景的文化史料。作者在回忆封建大家庭的小成员所受的最初的知识教育和人生教育时,贾府中的人和事,或明或隐地成了言说的语料。《评点本旧巢痕》的正文与随文的眉批、回评,对熟悉《红楼梦》的读者而言,正可取作互文参照。金氏笔下的《旧巢痕》与他心中的《红楼梦》,似在两相呼应,互相补充。

《旧巢痕》计有三十回,回回都有评语,回评和夹批都曾提及《红楼梦》,比如,第一回"世纪儿"回末评曰:

>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昔贤小说评书中人物曾有句云: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此节中人虽非纨绔公子,但无能和不肖倒是超过了那位小爷,只是其平生经历江湖、廊庙、在家、出家,却没有那样一支笔写下来了。②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这格式是现在通行本《红楼梦》的开篇。所谓"昔贤小说"不言而喻,指的是《红楼梦》,"无能和不肖"的"小爷"非贾宝玉而谁?

《旧巢痕》是家庭小说,小说纪年从世纪儿登场起,还不到十年。K 家只是个小官僚之家,父子两人各种机遇加钻营,到底还是没等真正发达,就"树倒猢狲散"了。全部小说,笔墨集中在家庭之中,女性人物的典型形象则是"世纪儿"的大嫂子。

小说第三回,写 K 家的大老爷,为了在河南生根,续弦了第四任妻子,是为河南籍"大员"家德才兼备的小姐。书中写她:"知书识字,会写会算,能看弹词,唱昆曲,吹洞箫,下围棋,还通达官宦人家礼仪,循规蹈矩,不苟言笑。总之,她仿佛是《红楼梦》中人物就是了。"这位小姐具备"大家风范",只有一个大缺陷是"庶出"。读者初读至此,常会联想到贾府的庶出小姐探春,借以想象探春的婚后生活。可是接着读下去,看到金克木在夹批中却将她比作荣府的当家奶奶王熙凤。这从其办丧事的干练和独当一面可见一斑。太老爷在江西某县任上心肌梗死,大老爷全家从陕西丁忧而来,在"大太太一到家,三言两语,察言观色,就看出了全家情况"句下,有夹批:

> 这位小型王熙凤比那位小说"原型"相差不过一百几十年。由今思昔,一脉相承。并非事实抄书本,而是书本抄事实。真人写不出。写出的人比真的人更能吸引人。

不仅点出王熙凤,文本还如此直写:大太太"一手掌握大权,安排一切。不消一时半刻,账房成立,用人职位确定,件件事井井有条……不必多说,简直是《红楼梦》中王凤姐到宁国府办丧事的小型扮演"。

这位出身官宦人家的大太太,不似凤姐那样张狂,好强的心性和能干倒是像,她对还是孩童的小叔子也很好,就如凤姐待宝玉,可贵的是这位小叔子比不得宝玉是贾府的凤凰,这"世纪儿"是庶出,丫头生的,而且其父在其襁褓之时就归天了。当然,"小老四"聪明乖巧还肯读书,绝不似贾环那般病猫一般的扶不上墙。这大太太比凤姐强的还有她知书识字,会写会算。起先她以"长嫂如母"为己任,教导庶出的小叔子识字读曲学吹箫。然而她与凤姐一样,对金钱有贪欲,与外人打牌失了初心,最后参与集资"花会"被骗去了身家。当夫死分家时,这位曾经的家庭经济和精神的领袖,露出了狠毒的一面。此时不能不承认,她是读书识字的王熙凤。

《旧巢痕》中的家庭基础和结构,都比贾府赢

① 《旧巢痕》于 1985 年由三联书店初版,署名"辛竹"。1997 年则出版了拙庵居士著、八公山人评、无冰室主编的《评点本旧巢痕》,正文、眉批与回评,均是金克木手笔。

② 《旧巢痕》第一回回末,《金克木集》第一卷,第 230 页。又,此段文字后附有编者按语:"此数语原写在另一纸上,今录于此。"

弱得多，男人靠读书做官，女人随男人是附属，男人一死，家将不家。书中的所有女性都没有觉醒，没有谁存有探春那种走出去立一番事业的想法。金克木认为"男女是平等还是互换位置？恐怕下一世纪才有回答的可能"。

金氏笔下的女人虽各有各的不幸，但作者只据实写来，并不特去做哀悼。

他曾在第四回"苦命女"的回前，写下这样的评语：

> 《红楼梦》中说"悼红轩"，《镜花缘》里说"哀萃芳"。两书都自说哀悼妇女。但读此二书仍觉作者之哀悼究竟是出于欣赏。书中妇女才高命薄，所谓"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说来说去仍是男人对女人的怜悯。若无才无貌又如何？

金氏小说中，"女的可哀，男人也可叹"，那是常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旧巢痕》写了穷乡僻壤中的大家庭，比不得《红楼梦》中京都的簪缨大族。没能展开描写的《旧巢痕》远不及《红楼梦》内容丰富和深刻，但它是喜欢《红楼梦》的金克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创作，是金氏摈弃了"悼红轩"和"哀萃芳"的创作旨趣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别样创作。

金克木在谈到《玉台新咏》是一部什么书时，曾论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他说有三种对待妇女的态度：一是当作人形的物，即生产工具、商品、玩物之类。二是当作人，但只是家庭中的人，是附属品。……三是作为一般人，在个人对个人或男对女的个人之间可以是平等相待的人。① 这三种态度，在《旧巢痕》中都有表现，在《红楼梦》中则表现得更为清楚，大可对看，经得琢磨。

金克木在第二十一回的回目评语中，谈及文体分类的不容易及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的顽固后，说道：

> 这部《旧巢痕》不是小说，又是小说，但不是清末和现在的所谓实事小说。所以看书不必拘泥于商标。文体不等于分类招牌。在真假之间看得通者也是看通了世人世事者。《石头记》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乃通人之言。

不论是《旧巢痕》还是《红楼梦》能写到的都只是作者所见所闻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角落，且写得出的少写不出的多。作为读者，无论我们看得明白看不明白，只要去看去想了，究竟是否与作者同心共识，按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又何必追究"呢。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the Marriage of Flowers in the Mirror": Jin Kem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Zhang Y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a well-rounded scholar with talent and wisdom, Professor Jin Kemu (金克木) made frequent references to the novel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Dream*, for short,《红楼梦》) in his writings on reading and on the art of novels, both in terms of his interpretations and comments on *The Dream*. Despite the fact that Jin himself was not a Redologist (红学家), his interpretations and comments went along with both classical and historical values to the study of *The Dream*. When he was composing and commenting on *Traces of My Old House* (《旧巢痕》), *The Dream* served as his important source of reference. Therefore, to look into and summarize hi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ream*, will not only benefit the study of *The Dream* itself, but also shed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Key words: Jin Kemu (金克木),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 Redology (红学), truth-falsity, *Traces of My Old House* (《旧巢痕》)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金克木集》第四卷，第 185 页。